

# 蔣經國與方良

——贛江之水天上來



蘇聯寒荒與贛南歲月



023  
295

# 蔣經國與方良

風雲書系  
30

風雲書系 30

## 蔣經國與方良

出版者／華倫出版社

發行人／寇維勇

編著者／陳思澤

編輯／王秋菊、黃慧芬

發行所／台北市忠孝東路4段76號4樓之1

電話／7112843・7734916

法律顧問／李永然律師事務所

地址／台北市復興南路2段236號12樓

電話／7032875-9

總經銷／聯豐書報社

地址／台北市南京西路262巷22號

電話／5620649・5719711

印刷所／海王印刷廠

地址／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00號

電話／2231327-9

定 價／新台幣 150 元

劃撥／1175605-9 華倫出版社

行政院出版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3650號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九月二十日一版

如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

023  
285

# 蔣經國與方良

風雲書系  
30



## 前 言

當我在十六歲的那一年，本來想到北平去學法文，準備留學法國，後來受了當時政治環境的影響，很快的從北平經上海到莫斯科去了。一去十二年未返，這是一生中一段久長的苦難歲月，痛定思痛，感慨殊多。在民國廿六年春天回國之後，鄉居故里，寫了一篇「我在蘇聯的一段日子」，月前整理出稿，偶得而復讀之，深有所感。

回國後，故友李虞兄講起留俄生活的情形，曾經很感慨的說「這是一場惡夢」……

——蔣經國——

在冰天雪地中，過著飢寒交迫的生活，這是一生中最難忘的一段苦痛日子，當時在一起做苦工的有教授、大學生、貴族、工程師、盜賊和妓女，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一段悲痛而悲傷的經歷。在工作和生活中，體驗到了很多的人生意味和經驗。在工棚中睡在我右面的是一個莫斯科大學二年級的學生，他在每晚入睡以前一定要說一句「一天又過去了，接近死的日子又接近了一天」。在我左面的是一個唐柏斯礦區的工程師，他每晚入睡前亦一定要說一句「一天又過去了，離開得到自由可以回家的日子又近了一天」。每人對於人生有其不同的想法，但是「要活下去」這是共同的要求：做了九個月的苦工之後，又被調回烏拉山，在離開工場的那一天，同幾位好朋友依依惜別之後，我懷著破碎的心，背著一條舊軍毯，向南面的一條森林小道出發，走了半小時之後，向後一看，已經什麼都看不見了，實有不堪回首之感。

——蔣經國——

# 【目錄】

## 蔣經國在蘇聯與贛南珍史

——蘇聯寒荒與贛南歲月

彭哲愚

第一章	冰雪蘇聯	歷盡滄桑
第二章	回到中國	母子相見
第三章	南昌新政	四方懾服
第四章	臨川練兵	中國第一
第五章	治理贛南	禁烟禁賭
第六章	草莽作風	鄉霸鎮服
第七章	蔣方良與章亞若	
第八章	贛江的水	不斷的流

## 我在蘇聯的生活

——蔣經國蘇聯滄桑日記

蔣經國

——孫逸仙大學的勞動大學生	163
——莫斯科休養所	160
——莫斯科軍區野營的紅軍	158
——教戰術的軍官	154

154 141 114 95 69 52 43 31 8

7

西伯利亞鄉間旅行

——以爲會孤獨地死在蘇聯  
——狄拿馬工廠的優秀工人  
——當選農村蘇維埃副主席

——烏拉山鋼廠當工頭

——工廠報紙的總編輯

——再會，莫斯科

蔣介石、蔣經國在故鄉

我給宋美齡當侍衛長

獨向花間留晚照

——蔣介石、宋美齡的官邸歲月

〈附錄一〉

章亞若是怎麼死的？

〈附錄二〉

誰殺了章亞若？

〈附錄三〉

訪章亞若的結義姐妹桂輝？

路南星

267

桂輝

263

侯勳

259

陳思澤 沈醉

230 216

唐瑞福

185

沈醉

183

唐瑞福

180

沈醉

179

唐瑞福

172

唐瑞福

169

唐瑞福

166

唐瑞福

165



蔣經國出任青年軍政治部主任時，檢閱軍隊

# 蔣經國在蘇聯與贛南珍史

——蘇聯寒荒與贛南歲月

／彭哲愚

# 第一章 冰雪蘇聯 歷盡滄桑

## 一、留學莫斯科

蔣經國以十六歲之齡，身為中國第一號軍事將領蔣介石長子之尊，留學莫斯科孫逸仙大學。這段經歷，改變了他一生，也改變了中國。

一九二五年，是中國的歷史上希望與悲哀交織、光明與黑暗搏鬥的一年。在黃埔建軍伊始，革命軍有了堅實武力後，孫中山的聯共、聯俄和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得以實施，黑暗的中國地平線上升起綻爛的曙光，映照著黎明的朝霞，發出璀璨的光彩。然而，在這革命高潮即將到來之際，國民革命的領袖、孫中山先生與世長辭了。

每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包括同情中國革命的國際上的朋友，都沉浸在痛苦和悲哀之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爲了紀念孫中山先生，爲中國革命培養幹部來完成孫中山的未竟之業，蘇聯決定在莫斯科創辦「孫逸仙勞動大學」（中山大學）。在我國革命剛綻放出勝利的火花，成爲東方一股希望的太陽時，中國的革命熱血青年，有的從南方革命政權考選，有的透過北方各省地下國民黨和共產黨的保送，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去學習。

## 數十青年共度漫長旅途

一九二五年年底，徐君虎、趙可夫、左權和其他數十名青年，從廣州來到還被軍閥孫傳芳盤踞著的上海。從廣州出發的時候，革命政府發給了他們一些銀元做生活費，有的二百元，有一百五十元不等，因生活條件差異而定。在上海街頭，他們見有一些小錢攤用盧布兌換銀元，他們也跑去兌換。回到船上，蘇聯水手見了直向他們擺手，意思是告訴他們不要換。可是他們不懂俄語，不知道是什麼意思。等會俄語的人來了之後，才知道是上當，原來，他們換來的盧布是沙皇時代的舊盧布，是十月革命後白俄分子跑到中國時帶來的。他們馬上上岸找那些小錢攤，要求換回來。小錢攤卻只按八折退給他們，吃了個啞巴虧。

徐君虎、趙可夫他們分批秘密乘坐蘇聯貨輪來到海參威，怕被人發現，只能像沙丁魚一樣，擠在密不通風的貨艙裡，連上甲板上透口氣都不敢。加上有人暈船、嘔吐，艙裡的氣味實在讓人

難受，把人都憋悶壞了。到了海參威，進入了蘇聯境界，才敢從貨艙裡鑽出來，長吁了一口氣，覺得是進入了另一個世界，長久積鬱在心中的革命熱情一下子迸發了出來。

海參威百分之八十的居民都是中國人，也懂中國話，生活習慣也和國內一樣，也有演京劇的戲院和中國飯館。一百多年以前，這裡本來就是中國的領土，是被沙俄強行侵佔的。

這羣中國學生在海參威住了幾天後，就坐火車去莫斯科。冬日的西伯利亞，大雪紛飛，情景真是壯觀，大地、山巒、房屋、樹木全閃著銀輝，地和天連在一起，白茫茫無邊無際。南方來的年輕人，哪見過這麼大的雪？火車一到站，他們就下去看雪景，彷彿置身在水晶宮裡。

旅途是漫長的。蘇聯革命戰爭不久，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紅白軍交戰，破壞得很厲害，經濟生活正處於恢復的初期。

火車上燒的是劈柴，又沒有暖氣，從海參威到莫斯科需要半個多月，但青年們周身都淌著革命的熱流，一會兒唱歌，一會兒講故事，一會兒又講家鄉的風俗習慣。車廂裡處處洋溢著歌聲與笑聲，驅趕掉了漫長旅途中的寂寞和嚴寒。

到了莫斯科以後，夜幕已經降臨，路燈映著白雪，直晃人眼。路上很滑，不時有人摔倒，誰摔倒一次，大家就大笑一陣。



▲一九三四年蔣經國與俄籍女子芬娜共譜戀曲，互相扶持共度留俄最艱苦的一段歲月  
▼蔣介石送子留俄，這是民國二十六年蔣經國返國後首次與父親合影



## 一、最小的中國同學

中山大學坐落在莫斯科西岸的瓦爾芬柯大街上。是一座規模相當大，四面環抱的四層樓房。從樓上朝下看，中間的院子就像個天井，那既是院子，又是籃球場，豎著籃球架，同學們常在那兒玩球。樓的大門前是個大花園，花園中有一條林蔭小道，花園對面是著名的皇家大教堂和彼得大帝的銅像。銅像和鍍金的教堂雙頂，在陽光和白雪的映照下，金碧輝煌。教堂的西邊是莫斯科河，河裡結著厚厚的冰，像一條銀帶。

莫斯科的冬天，白晝很短，下午兩、三點鐘天就黑了。徐君虎、趙可夫、左權他們剛來時很不適應，有的人還鬧出了笑話。剛吃完午飯，就鋪床睡覺了。原來他錯把午飯當成晚飯了。

徐君虎、趙可夫、左權他們到校後不久的一天，正準備睡覺，忽然有人說：邵力子來看大家。

邵力子是一九三五年十月，代表中國國民黨中央來莫斯科。他既是國民黨駐中山大學的代表，又是中山大學第二期的學生。邵力子的名字，幾乎所有的中國學生們早就聽說了，但過去沒見過面。他來到每個人床前，和大家一一握手，跟在邵力子身後還有一個小孩，十五、六歲，穿



著皮夾克，戴著鴨舌帽，個頭不高，只有一米五多一點，長得粗壯墩實，走起路來蹦蹦跳跳。徐君虎正要向別人打聽這小孩是誰？那小孩卻逕自朝徐君虎他們走了過來，大大方方地伸出手來，操著寧波口音說：「我叫蔣經國，我們是同學啦！」

他就是蔣經國，他就是蔣介石的兒子！徐君虎想起，他們從廣州出發到上海時，路過汕頭，正值蔣介石率領學生軍第二次東征，討伐陳炯明，駐兵汕頭。蔣介石聞說赴蘇留學青年路過汕頭，還特地接見了他們，勉勵一番。說他們都是將來國家革命和建設的棟樑之材，好好向蘇聯學習，將來為國家出力。

蔣經國是跟邵力子一同來到莫斯科的，同來的還有馮玉祥的兒子馮洪國、葉楚倫的兒子葉

南、于右任的女兒于秀芝等。在所有中大的同學當中，蔣經國的年紀最小，是同學們的小弟弟。由於年紀小，頑皮又活潑，整天無憂無愁。又因為他經常穿一件夾克式工人服，戴著鴨舌帽，皮膚也曬得黑黑的，像個小童工似的，大家都和他開玩笑，用俄語叫他「工人」，他也不拒絕。

徐君虎很喜歡蔣經國的性格，沒過多久，他倆就成了好朋友。

### 三、鄧小平也來了

莫斯科中山大學是一九二五年秋天正式開學的，第一期學員共有六百多人。徐君虎去了以後，不僅和蔣經國分在同一個班，而且分在同一個團小組裡。他們的團小組長叫鄧希賢，以後改名叫做鄧小平。

蔣經國到莫斯科後，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加入共青團。鄧小平比他們都大，經驗也比他們豐富。一九三〇年十二月，鄧小平剛十六歲，就去法國勤工儉學。到法國後，他參加了共產黨，由於秘密工作的需要，他化名叫鄧希賢。一九二五年鄧小平成爲中共旅法支部的負責人，遭到法國政府追緝，遂於一九二六年一月與傅鍾、任卓宣從巴黎到柏林，又從柏林來到莫斯科。在學校裡，鄧小平性情爽朗、活潑，富有組織才能；傅鍾則老成持重，不愛言談；任卓宣是個書呆子。